



文 / 校友 林亭君

還記得畢業前一天的我們，望著埔里無雲的星空，心想何時才再有這機會奢侈地擁抱台北沒有的星空；呼吸著少有的新鮮空氣，後悔過去七年沒有好好把握馬上要失去的一切。我們手牽著手，以為怕失去的，是友情；我們含著眼淚，以為距離是我們之間最大的敵人。但那都是，以為。

畢業的那天，老實說，至今還是不知道當時的心情是什麼，可能有點開心，有點害怕，有點不捨，同時又有點好奇。說真的，我不知道。看著大家淚灑禮堂，看著自己哭紅了眼，這眼淚，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流？謝師宴結束，大家各奔東西，難過的情緒馬上煙消雲散，那眼淚是為什麼而流？難道這只是一時的情緒，過了就忘？不得不說，畢業當天回家路上，我滿肚子的疑問。

畢業後的每一天，在家裡除了悶到快發霉，心裡想的都是大家在校時的歡笑，懷念的同時，好想讓學弟妹知道，能在普台有多幸福。當我們踏出普台，才知道什麼叫「外面的世界」。第一讓我懷念的，是味帝。或許在普台日子過太好了吧！閒閒沒事就是要批評個兩句，但摸摸良心，真的沒有那麼難吃吧！畢業後最不習慣的就是食物。外面的食物又貴又沒料，但沒什麼好批評的，150元已經砸下去了，抱怨對自己也沒好處，只能在默默懷念著學校慈悲的同時，吃光只有乾癟玉米的鐵板麵。第二，不用說也知道，是球場。在普台的舒適生活過慣了，還真不知道外面籃球場打一個小時要兩千塊錢。當然你可以說外面公園免費的球場多得是，是這樣沒錯——如願意你要早上六點去搶場地的話。

現在，在美國加州讀書，我深刻地體會到，普台最棒的，不是只有設備，而是單純的環境。身為普台學子的你，一定會說：「又來了，官腔。」沒關係，因為我曾經也有這種想法，但現在我不得不說，環境這麼好的學校，真的找不到了。你可以不信，但你必須知道，當你離開普台，沒有人會保護你，只有你能照顧自己，菸、酒、哈草、大麻、性、槍械、幫派……所有的一切，必須自己面對。這樣的大環境，已經不是世代的洪流，而是個巨大的捕蟲草，它會慢慢地吞噬你的心靈，直到發現時，想回頭抽身已經來不及了。

如何在充滿誘惑的地方生存，我想這是在普台學到最多，也是學校最慈悲的地方吧！普台的教育讓我知道如何立足、如何自覺。老實說，在普台學習有很多波折，一點也不輕鬆。我曾經問過媽媽為什麼堅持要我們到普台，媽媽的回答是：「我寧可讓你們在我看得到的地方跌倒，然後教你們如何爬起來，也不要再在未來看你們一跌就再也爬不起來。」普台的師長讓我們在安全的環境中衝撞、成長，儘管我們一再地犯錯，還是一再地包容原諒，因為法師說過，哪有父母是不原諒自己的孩子的。普台把我們當自己的孩子，我們也在無形中把普台當成心中的依靠。

畢業時流下的，是什麼眼淚？對我來說，是感恩的眼淚，感恩中帶有不捨。畢業等同於離開我們第二個家。「家」對普台的孩子而言已經不是實質的房子，而是心靈上的歸宿。住宿越久，越能理解：只要心還在，家不管在哪裡都是家。師長的恩德，不是我們這生能報的；這恩德是生生世世都無法忘記的。

現在我必須說，距離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，迷失自我才是。而普台教我們的正是如何在外面站穩腳步，步步向前。